



赴湯蹈火

张志民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赴湯蹈火

張志民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赴湯蹈火、明河燬、家庭一日、打不倒的人、有我無敵等十個短篇。有的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廣大群眾對敵的英勇鬥爭，軍民之間的深厚感情；有的揭露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對意志不夠堅定的人的危害性；有的描寫了消防戰士在搶救人民生命財產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；還有許多篇描寫了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英雄人物。

赴 湯 蹈 火

張志民 著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（天津滬州道6號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3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天津市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1/8 字數 107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11,650

目 录

明河樓	1
水	15
水缸	22
家庭一日	44
赴湯蹈火	60
有我无敌	73
榮譽港上的火焰	97
打不倒的人	119
兩山燈火	139
祖國，你的兒子在前線	150

明 河 嫂

一

到下石鋪，沒去社辦公室，順山坡往上爬，一氣兒跑到小山半腰那棵大桑樹底下，眼前就是明河嫂家了。

剛落過場小雨，山村，顯得格外秀氣，從青棵兒和泥土里散發出的那種涼爽、清鮮的香氣，使人忘記這是炎夏，仿佛已是初秋了。

南瓜秧、豆角架、喇叭花兒，把幾間小草房，遮得風雨不透，如果不是熟人，真摸不着明河嫂家的門口，不知該从那兒進去！

喘喘氣，打打身上的塵土，心想，該怎麼打个招呼，喊叫“明河嫂”，不！還是喊她家小子，那個小黑小子，他一聽見我的語聲，能從窗戶里蹦出來，抱住我的腿，接着就會打問：“王大隊長咋沒來呀？……”

我扶着柵欄門，正要喊“小枕头！你瞧瞧，誰來啦？”

話沒出口，只听“撲突！”一聲，一陣冷風，吹過頭頂，扭臉一看，一對五彩鳳頭兒大野雞，落在水泉跟前了！

“咯唔！咯唔！”兩只野雞，登着那被泉水染上了一層綠

釉的石子兒，跳來跳去，喝口泉水、伸伸脖兒，像有意在跟我逗趣。

可我知道，野雞是抓不住的，在這兒住時，上過多少次當了，遠遠看見，它好像在那兒等你，去抓吧；等你剛到跟前，它又到另一個地方去等你了，你要不死心，它能把你帶到大山頂上，讓你出一身汗、生一肚子氣……

雖說抓不住，可我總不忍對它沒有一點兒表示，撿起塊小石頭，“咄——噢”一喊，朝泉邊就扔去了。

“誰呀？……”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沒想，剛才一聲喊叫，連院子里都聽見了，問話的聲音，一聽就知道是明河嫂，除她，誰的嗓子有那么豁亮，這個聲音，喚起了我多少親切的回憶。

十五年前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們度過了那些最艱苦的歲月，这里的山沟、小道，这里的热炕、草房，这里的叔叔、伯伯、孀子、大娘，特別是明河嫂在我們心上，寫下了永生難忘的記憶。

我曾像懷戀自己家鄉一樣所懷戀的地方，今天回來了，十五年前我們天天聽到的明河嫂的語聲，又響在了我的耳邊。

“好啊！放着書不念，又到這兒逗家雀子來啦……淘吧！淘吧！……等我告訴你們老師，饒不了你們……”明河嫂喊叫着，披了件藍褂子，攆出來了。

“呦！”她一眼望見我，好像覺得很眼生，變得手忙腳亂起來，一面往後退，一面系着大襟上的紐扣，應聲問我：“上哪兒去呀？同志！這兒不是大道……”

“大嫂！忘了吧？在你們家住過的‘小文書’……”

“哎哟——”她惊叫了一声，像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，把栅栏门又向一边推了推，上手揪住我的衣裳：“我当是……快！快！……快进来吧！”

一直把我拉进屋里，明河嫂也没住声：“你大嫂做梦也想不到啊……清早儿我还念叨哩！二妮子今个放假回来，让她给王大队长打回信，……小军头这小子，成天也没个闲空儿呀！莫说写信，人家讲究连饭都不吃……这一阵子，索性连家也不着了……昨儿后晌，回来跟我说：‘娘！县里让你开会去’！我说，好！咱家都走，大门一锁，打游击时候那话，一家子都‘转移’啦……逗得黑小子这个乐呀……”

明河嫂的话，好些地方，我都摸不着头脑了，离开这儿十几年，二妮子、小军头，在我心里，还都是那会儿的印象。

那会儿，二妮子才两岁，反扫荡鑽山沟，明河嫂把她揣在怀里，小军头，那会儿也才八岁，嘴唇上总拖着两道大鼻涕，王大队长瞧见他，总是先掏出手巾，给他擦把鼻涕，然后说：“小家伙，打个把式！”不论什么地方，小家伙把脑袋一扎，一连就是三个跟头，一天到晚，身上滚得像“土狗子”似的。

住在这儿的人，谁都喜欢这个小家伙，每次部队从外边回来，他总是抱着一罗子枕头，送过来，往炕上一扔，扒着炕沿，朝你嘿嘿光乐，那是跟你耍子弹壳哩！给他两个子弹壳，他才一边笑着，一边拿袄袖子抹着鼻涕跑出去，为这，人们叫他“小枕头”。

小枕头、二妮子，如今都是个什么样儿呢？没顾得去想

这些，明河嫂从瓦罐底下，拿出了王大队长的信：“瞧瞧吧！这会儿是团长了，老王，好性子人啊，就是当了军长，也忘不了咱这山沟子，小米子、大嫂子……”

信是从云南来的，从信上知道，他给明河嫂来过好几次信了，说将来总会有一天，他能来看望明河嫂，信上问着小枕头，二妮子，问候这里好些老乡亲们……

看着王大队长的信，十五年前的情景，眨眼间又都重回到我的眼前了，那些个生活，怎那么牵扯人心啊！

那时间，这院子住的是县大队队部，你说够多巧吧，恰好，这里也是副大队长史明河的家，史副大队长，工作完了，不是帮老婆担水做饭，就是帮她锄草喂牲口，有次，他刚从操场回来，洗把手，接着就帮明河嫂削蘿苣、腌咸菜，王大队长一边笑说：“老史啊！你这可够得上‘公私兼顾’啦……”口直心快的明河嫂说：“要不，怎叫‘子弟兵’呢？她伸手拉住王大队长：“来！你别站着说风儿，还不快帮把手儿，不帮手，等着你的……”

“等甚啊？”王大队长问。

“等，等你再端着饭碗”明河嫂学着他那口山西话说：“达嫂（大嫂）！给哦疼疸晌采（咸菜），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还是得给哦……”

“我给，我给你个巴掌！”

话是那么说，可一到我们开饭工夫，瞧见菜盆子里只有几颗儿咸黄豆，她就把那早预备好了的腌小蘿苣、小黄瓜、小辣椒、青枝绿叶一大盘子，给端过来了，几镡子咸菜，实际上是为我們腌的。

大队部里，年紀最小的是我和司号員小姚，都是十六、七岁的孩子，明河嫂对我俩的照顧，也就分外多些，問飢問渴，縫鞋子、补袜子，明河嫂把我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。

想起来，多么有趣啊，司号員小姚，这孩子格外淘气，吹过午睡号，他悄悄兒爬到大桑树上去摘葇子吃，褲襠上扯了个一尺多長的大口子，不敢讓首長瞧見，輕輕叫过明河嫂：“大嫂……”嘴里桑葇还没咽下去，泪花兒却滚出来了。

“別嚷叫啦！把王大隊長吆喝醒了，瞧見你这个样兒，少不了那‘五分鐘立正’給你留着哩！来，快讓嫂給你縫上……”她一边低声嘮叨，一边隔窗看着王大隊長，只怕他瞧見，喊叫起：“小姚！”

全大队的战士們，誰不記得明河嫂啊！这个淳朴、热心的大嫂子，是她，在人們睡熟了的时候，借着月光，給發瘧疾的病号磨面，是她，在炎夏的晚上，为讓打仗回来的战士好好休息，給各屋里点上熏蚊子的艾繩……

怎么能够忘記呢？每当部队要出發打仗时，明河嫂成天食宿为战士們忙碌，扛着口袋，挎着籃子，挨門挨戶斂軍鞋，三更半夜，为我們赶做干糧……

不！哪有什么干糧，那時間糧食困难，記得有次出發，明河嫂把沒有長成的玉米，劈回家来，怕我們心疼，她悄悄地煮熟，又悄悄地給我們装进挎包里，当她把我們送到村口，揚手喊叫起“小姚……小文書……”时，她的喊声和挎包里那玉米的溫热，織成一股热流，通向我們的肺腑，直到多少天之后，直到前綫的陣地上，她的喊声，还在我們的耳边萦绕……

“怎么还敢認啊！年輕人模樣兒變得快呀！”明河嫂盤腿坐在炕上，跟我拉起話來。

問起我的一些情形：回沒回過家？老人們可好？問我結婚了沒有？有沒有孩子？……當我一一都告訴了她，並且掏出那張給她帶來的照片時，明河嫂臉上，又露出了我以前常見的笑容，她還是那么好打趣的說：“難怪你大嫂不敢認了，如今，孩子都有了孩子啦……”一陣豁朗的笑聲，打破了這小山庄的靜寂。

是想起了什麼？明河嫂沉下臉來，自個兒念叨起：“多少年了！……莫說你們在這兒住那會，就說‘老爺廟’……唉！到如今都十三年清明了……”

話沒說完，明河嫂轉過臉去，抬起手來，是在攏她那多少有點兒花白的頭髮？不，我已經瞧見了，她用手掌擦了把眼淚！

“大嫂！我聽說過了……”

昨天晚上，我宿在南劉村滿堂大伯家里，老大伯整和我拉了大半宿，從十幾年前，說到今天，從他們自己家里，說到他們親戚街坊。明河嫂是南劉村娘家，說起來，兩家還是不遠的親戚，滿堂大伯對她家的事情，也就分外清楚。

他一口一個“能有這會兒的光景，可實在不容易啊！”他對我敘述了這樣一段情景：

縣大隊改編之後，這兒就被敵人占了。大小山頭，修起崗樓，拆房、并村，下石鋪村邊，里外三道鐵絲網，老百姓

下地、打柴、出村进村，浑身上下都要被摸遍，村北老爷庙里，住的是伪“自衛团”連部，槐树上吊着口大鐘，一到下午四点，打鐘关栅栏，过了时候，不准出入……

留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史明河同志，化名王中，带着一个工作队，天黑之后，到四下村庄进行工作，开会、上课、抓特务、捉汉奸，他人熟地灵，活动了小一年工夫，敌人吃了多少苦头，知道有个共产党王中，可就是不知他在哪儿？捉不住他。其实，王中就在他们跟前，住在离老爷庙不到三里地的山洞里。

滿堂大伯說：“如今回想起来，还觉眼酸，那年月是怎么过的呀？不到半年，敌人把这兒遭害得不成个世界，房坍了，地荒了，人們的脸色，都像張干菜叶子……可那份上，人們也沒忘記明河，配給下来的一塊豆餅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惦记給明河送去……”

为着給工作队送吃食，深更半夜，明河搜鑽过多少次鉄絲網，哪想？在一次大風雪的晚上，明河嫂背着半口袋干粮，剛爬到鉄絲網跟前，就被敌人發觉了！

明河嫂被敌人吊在老爷庙大槐树上，打过了几个半死，汉奸連長譚文奎，亲自出来問她：“八路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王中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哈哈！你这个娘們，嘴头子好硬啊！……来！”譚文奎

支使人們，把她吊得再高些，他站在地上咬牙躁腳的問着：

“八路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王中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一个妇道人家，怎經得起这样的折磨，明河嫂昏过去了。

几天之内，敌人不知用过了多少刑法，从明河嫂嘴里，只得到了“不知道”三个字，一天，譚文奎又問起她：“你要命不？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譚文奎冷笑一陣，心想，命都不要，打，有什么用，扭头，把他預备好的一套招数，告訴他的手下，不一会，两个孩子，出現在明河嫂的面前，

“媽嘮——”两个孩子，一起扑向明河嫂怀里，原来，他們把小軍頭、和二妮子都抓來了。

“說不說，不說，今天你們娘三個，一勺兒槍了……”

剛剛四岁的二妮子，用小手揪住母亲的大襟，明河嫂的身子，触到她那冻得冰凉的小手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！

“說吧！你自个不怕死，可这小性命，你也不覺可怜啊？……”

明河嫂像沒听到他的話，她两眼望着孩子，叫着：“軍……妮兒……”像要囑咐什么！

“不說！好，来……”譚文奎把手一揮，几个人过来，像抓小鷄兒一样，揪过大軍頭和二妮子，在明河嫂眼前抽打起

来。

小軍头破棉袄里的棉花，飞得滿屋滿地，二妮子的小脊梁上，鼓起青一条紫一条的紅印子，孩子們被打得狼哭鬼叫……明河嫂只觉眼前一黑，撲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“別……別……別再讓……孩子們吃苦了……我……我有話說……”

把小軍头和二妮子拉下去，譚文奎問：“說吧！八路在哪？”

“那地名，我叫不上来……”

“你去过嗎？”

“去过！”

“他們有多少人？”

“許有……十来个……”

“好！領我們去搜，行嗎？”

“行！”

当天傍晚，敌人就派出一个排，跟着明河嫂去搜剿了，明河嫂領着他們，出村一直往南，走了大半宿，还不到地方，敌人問：“你要什么鬼？再轉圈子，敲了你！……”

“快啦！”明河嫂一面回答一面想：游击队每晚在这里活动怎么現在还不出来呢？

就在这时，山头上响起了槍声，埋伏在路边的人，一下子冲上来了，原来，就在这天夜晚，史明河指揮游击队，一路伏击出动的敌人，搶救明河嫂，一路攻打下石鋪伪軍連部，解放下石鋪。

明河嫂遇救了，下石鋪解放了；哪知，就是在这次战斗

中，就是在村北老爷庙，史明河同志被譚文奎用手槍打伤，他身帶重傷，扑向敌人，终于把譚文奎击斃，可史明河同志，因流血过多，就在明河嫂受刑的那棵大槐树底下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……

滿堂老伯，向我叙述了整整半夜，明河嫂却只对我說了一句話。她說：“这些，都过来了”

明河嫂擦去眼边的泪水，站起来，支起一扇后窗戶，探身往外望着，我知道，她在盼望小軍头，二妮子快点兒回来，讓我能早些見到他們。

一片多彩的阳光，透过老桑树的枝叶，射在明河嫂臉上，我更加清晰的瞧見了明河嫂的面影。明河嫂，她确是比前蒼老了，那眼角上的鸡爪紋，那微微陷下的眼窩，都是这十几年历史的烙印，可也正是从这些烙印里，使我感到，明河嫂比前更結实了，她那顆心，比前更热了！

三

“妮兒……快点兒走啊……”明河嫂喊叫着，扭臉对我說：“回来啦！軍头也回来啦！这可……”她話沒說完，我早已跑出門口。

小軍头，二妮子，一路走一路向上望着，他們远远看見門口站着一个生人，两人就交头接耳說着什么，像是正在猜測，他們家来了什么客人？

“軍！妮兒！”，我一手扯住小軍头，一手拉住二妮子，两人楞楞地站在我面前，两眼直望他娘，不知該叫什么？

明河嫂站在一边，乐得喘不过气来，問着小軍头：“瞧

你这个記性兒啊？那會兒，你該記事兒啦……小文書！”

“噢！”小軍頭使勁攢住我的手，把手攢得生疼，直把我拉進屋里，把我按到炕上坐下，轉頭問着他娘：“娘，是我記性不好嗎？你瞧瞧，他長得多高了……臉也瘦了……”對他娘的話，挺不服氣。

望着小軍頭、二妮子，我心里在想，難怪他們不敢認我，如果走在路上，我又怎麼敢認他們呢？

小軍頭，個頭兒長得比我还高，寬寬肩膀、大大眼睛、眼眉粗黑粗黑、越長越像史副大隊長了，回想十五年前的小軍頭，只有那又黑又緊的皮膚，還是那會兒的模樣。

二妮子就更不敢認了，離開時她才三歲，那時間，我和小姚，常為她捉螞蚱玩的小閨女，如今是十八的大姑娘了，不知是因和我乍見不熟，還是因為鄉村姑娘那特有的羞澀，她不大跟我說話，依在她娘跟前，說着她自己的事，說她們中學，再有两星期就放暑假，团支部讓每個團員都作計劃，放假期間，在家里要作什麼活兒？問着她娘：“娘，你說我作什麼？”

“老大閨女，我管得了你……”

“娘！我上社里參加勞動好不？”

“忒好了唄！去吧！……”明河嫂指着小軍頭：“這不是社長！”

“啊！軍頭是這村社長啊？”我又驚又喜的問。

小軍頭臉一紅，笑說：“瞎湊合嘛！大伙兒選上了，學習唄！哪兒有個經驗啊……”說着，他又往我跟前挪了挪，一本正經的問：“你們到的地方兒”，我說，別的地方，這山區社，都是怎麼個搞法……”

他話沒說完，被明河嫂打斷了：“軍，有什麼話兒，等慢慢說，去！去！割把韭菜，揪點扁豆，摘幾條黃瓜……咱弄飯吃……”

把小軍頭打發走，又囑咐二妮子：“你和面，娘剝餡子，咱吃包餃子……”接着又吆喝我：“小文書，洗手，我知道你會擀皮兒！”

大家都動起手來，不大工夫，小軍頭提回一籃子青菜，那小嫩黃瓜上，挂着白霜，那剛剛割下來的韭菜棵兒，還帶着清早沒有褪淨的露珠……從明河嫂的案板上傳過一股青菜的香味，聞到這股氣味，使你想道，這是家。

吃着飯，小軍頭突然從炕上跳下來了，問着他娘：“我剛脫下的小褂兒呢？”

放下飯碗，忽然找起小褂兒，作什麼呢？就連明河嫂也不知他想起什麼事？沒好氣的說：“噥着？又要走啊！飯也不吃啦？”

“不……”小軍頭炕上地下找了半晌，原來，小褂兒掛在屋門後面門插棍上，拿過小褂，從口袋裡取出一卷文件說：“娘！給你的，山區遠景規劃草案，讓你們這人民代表，準備意見……”

明河嫂放下碗筷，接過這卷兒文件，由於興奮、緊張，手指有些發顫，好半晌才說出話來：“喲！你娘……你娘哪兒念得下來呀……”

“娘！我幫你念！”二妮子說。

“是啊！娘沒文化，俺還有閨女哩……”明河嫂又那麼爽朗的笑起來了。

小軍頭急急忙忙吃過幾口飯，穿好衣裳，真的要走，明河嫂說：“家里有客人，你不能多呆一會兒？”

小軍頭站在地下，瞧瞧他娘，又望望我，他確是想多呆一會兒，為難了一陣子說：“社里，一大堆事兒，還等着哩！……等過罷了秋，我去看你……”轉身就跑出去了！

“這小子啊！這小子啊！……”明河嫂嘮叨着，“跟他爹一個性子！”

因為我還要到別處去，吃罷飯，就要和明河嫂告別了，她雙手拉住我不讓走，說下午再走不遲，囑咐二妮子：“燒水！給小文書沏點茶喝……”告訴我，王大隊長從雲南給他寄來一塊什麼茶，跟塊“磚”一樣，她一直也舍不得喝……

“大嫂，我不喝，是該走了……”告訴她，因為趕路，還是早些走好，過一些日子，我還會來看他們。

明河嫂不肯松手，我知道，她心里有多少話，還沒來得及說，如果我住在这里，幾天几夜也說不完的，她多么想留我在这兒，住上几天啊！可她想到我還有工作，正像小軍頭說的，“一大堆事兒，還等着哩！”就說：“走，走吧！”

明河嫂、二妮子，把我送出門口，不知為什麼，兩條腿那麼不願意離開這兒，在大桑樹底下，我又站住了，明河嫂向四下望了望，指給我瞧着，說那時間，哪兒安着炮樓，哪兒安着卡子……再往遠看，我望見了石鋪村北小山頂上那道紅牆，那兒就是老爺廟，一棵黑綠黑綠的大槐樹，影住了整個大殿，我問：“這會兒，老爺廟……”

“這會兒是合作社辦公室了！”明河嫂話音沒落，隱隱約約望見一個人影，爬上山頂，走進老爺廟門口，還是二妮子